

陈其祥◎著

神猎

在人性与人心的丛林里

魑魅魍魉 步步惊心

罪恶七十二变

远非常人所能想象

才能将其锁定在自己的瞄准镜中……

只有经验丰富的好猎手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陈其祥 著

猎神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神 / 陈其祥著. —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
2017

ISBN 978 - 7 - 5520 - 1939 - 1

I. ①猎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0401 号

猎神

著 者: 陈其祥

责任编辑: 黄飞立

封面设计: 周清华

出版发行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

电话总机 021 -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- 53063735

<http://www.sassp.org.cn> E-mail: sassp@sass.org.cn

照 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 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×1240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10.375

字 数: 284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520 - 1939 - 1/I · 248

定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李代桃僵 / 001
- 爆炸无痕 / 019
- 移花接木 / 034
- 难言的报应 / 044
- 时刻表奥义 / 051
- 梦游杀机 / 066
- 海泳失踪者之谜 / 078
- 珍宝失窃案之金彩龙凤瓶 / 088
- 珍宝失窃案之黄石兽角杯 / 101
- 青花锁魂罐 / 116
- 梦魇杀人之谜 / 125
- 律师之死 / 140
- 铁证 / 160
- 神蝙蝠庄园 / 172
- 日历, 减去了一天 / 271
- 魔鬼火球 / 276
- 画底有画 / 300
- 搜蟒记 / 305

李代桃僵

初秋的一个傍晚。

夕阳西下，天边的晚霞明艳如火，将大地山川笼上一层绚丽的色彩。远山披霞，近水染红，呈现一片如诗如画的迷人景象。

在江州市郊西山风景区的一条林荫大道上，挽手并肩走着一对情侣。他们漫步细语，缓缓而行，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之中，流连忘返。

忽然，从前面的拐弯处驶出一辆汽车，径直朝路旁的他俩冲去。

那汽车快如闪电，瞬息之间就来到眼前，躲闪已经来不及了。情急之下，那男的一把将女的推开，自己却被汽车撞倒在地，紧接着一个车轮又从他的身上辗过……

那汽车驶出七八米之后才“吱”的一声刹车停住。司机打开车门，探出身子向车后看了一下，竟又关门启动车子飞驰而去。

这一天，轮到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长何钊和他的搭档赵忆兰值晚班。他们刚上班不久，就接到了一个报案的电话。电话是交警队





长王昆打来的，他在电话中说：

“喂！何科长，西山中路发生一起车祸，撞死了人。请你们刑侦科派人来一下！”

“什么？出车祸死了人？你们交警队处理一下不就行了，干吗要我们出现场？”何钊疑惑地问。

“不行呀！据目击者说，车子是对准路旁的死者撞去，肇事后司机又驾车逃逸，很像是故意谋杀。”王昆说。

“好吧，我们这就去。”何钊说。

何钊，40多岁，高大魁梧，目光炯炯，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，是江州有名的神探，被人亲切而又尊敬地誉为“当代猎神”。古今中外都有许多关于猎人的传奇故事，只是到了今天，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，更由于自然保护意识的增强，传统意义上的猎人逐渐消失，但喜爱这一类传奇故事的人们，却给“猎人”这一名称赋予了新的意义，那就是指那些为了保护民众生命财产、维持社会治安，与犯罪分子作着不懈斗争的公安干警，尤其是那些英勇机智、功勋卓著的刑侦人员。而能被称为“猎神”的，更是他们之中本领超群的顶尖人物了。

赵亿兰则是一位20多岁，聪明热情而又机智勇敢的女刑警。她从警校毕业分配到江州公安局那一年，局长让她跟随何钊，要何钊以老带新，所以这几年一直担任何钊的助手。

出事现场离中心城区很远，他们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，花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现场。

到达现场时，交警队已经做完了现场勘查，法医汤平也进行了尸体检验。他们向何钊介绍说：

“死者名叫杨大江，是宏达机电公司的一名员工，出事前与妻子一起在路旁行走。肇事汽车是从前方驶来，肇事后进行了紧急刹车，在距尸体8米处停下，然后再开车逃逸。可以排除因刹车故障而造成车祸的原因。”王昆说。

“死者腹部严重受伤，腹腔内大量出血；倒地后又被车轮从胸部辗过，压断肋骨两根，系当场死亡。”汤平说。



何钊点点头,立即开始现场调查询问。

死者的妻子叫吴晓兰,是一位二十六七岁、身材适中、楚楚动人的美丽女子。她满脸泪痕,强忍悲痛,断断续续对何钊说:

这一天是他们结婚五周年纪念,恰好又是星期日,二人便来到这风景区度过了美妙的一天。在一家情侣餐厅用过晚餐以后,二人还迷恋这傍晚的美丽景色,不舍离去,便又并肩挽手地沿着湖旁这条林荫大道漫步而行。谁知就在这时,一辆轿车却忽然一下从路中心驶向路旁,径直朝他们冲来。事情突兀而来,根本来不及躲避。在那千钧一发之际,丈夫猛地一下将她推开,躲过了那一劫,而他自己却被汽车撞倒。

“他救了我,可他自己却……”

吴晓兰叙述到这里,忍不住又潸然泪下,掩面痛哭起来。

听了这话,何钊不觉对死者产生了几分敬意,与此同时,也对肇事后驾车逃逸的罪犯增添了几分憎恶。他待对方稍稍平静了一点之后才问:“那么,你看清楚了那是一辆什么车子,车牌号码是多少吗?”

吴晓兰忍住悲痛,抬起泪眼,摇头说:“对不起!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楚。当时我……我吓坏了,脑子里一片空白,什么也没记住……”

何钊点点头,表示理解。人在极度受惊的情况下,是会失去辨别能力的。

报案的是一位60多岁,名叫李少白的退休老人。老人虽然年事已高,但精神还挺健旺,尤其有一副热血心肠。他愤愤地对何钊说:“那司机真不是一个东西!我见他肇事后刹住了车,还以为他会下车来救人,谁知他探身回头看了一下,又开车跑了……”

“您看清楚那是一辆什么车子吗?”何钊问。

“一辆红色的宝马车。”老人回答。

“红色宝马?您能肯定吗?”何钊慎重地重问了一句,因为一般老人对车型并不熟悉。

“肯定没错。我的侄子是司机,开的就是这种车子。”老人肯定地说。

“那么,司机的面貌,还有车牌号码,您都看清楚了吗?”何钊



又问。

“实在抱歉！由于天色阴暗，距离又远，司机的面貌根本看不清楚。至于车牌号码，倒还有一点印象，最末一个数字好像是5。”老人回答说。

送走老人以后，赵忆兰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没有其他线索，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设法去寻找这辆肇事的汽车。”何钊说。

对此，交警队长王昆早有部署。他说：“我已经通知全市各道口的交警，注意搜寻这辆肇事的红色宝马车。”

三

翌日，那辆肇事的红色宝马车很快就找到了，它被人丢弃在市郊的一个偏僻处。车身很干净，但车前的挡板却有着明显的碰撞痕迹，一只车轮上还沾有血迹。车牌号码是“江 E30465”。看来报案的那位老人记性很好，一点都没有说错。

然而，打电话去交管局一查，那却是一辆被盗的车子。据车主说，前天下午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家庭宴会，因为距离不远，仅几百步的路程，所以就没有开车前去。谁知赴宴后回来，停放在楼前的那辆红色宝马车竟不翼而飞，被人偷走了。他立即打电话向110报了案。

看来肇事者就是这名偷车的窃贼，是他驾着这辆偷来的车子闯祸撞死了人。

何钊立即对轿车进行了细致的检查，希望能在车上寻找到一些罪犯的印迹。但遗憾的是，罪犯在丢车时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擦拭，车体内外，都未留下印迹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赵忆兰问。

何钊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没有其他线索，现在只有把这辆车的照片分发给全市的警察，明察暗访，看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个在昨天一天之内，曾经看到过这辆车驾驶者的人。”



“这办法实在太笨了点！再说，罪犯藏在驾驶室里，隔着一层有色玻璃，在车外是无法看清楚车内的人的。也许，根本就不曾有人看清楚了他呢。”赵忆兰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。但除此以外，别无他法，也只好碰碰运气了。”何钊说。

他们的运气不错！两天以后，果然寻找到一名见到过这辆车驾驶者的人。那是一位名叫陶二宝的开锁匠。他告诉何钊说：

“这车的车主我见过。那天下午他丢了车钥匙，还是请我去替他把车门打开的。”

“你替他打开车门前，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和车照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陶二宝说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车主？”何钊问。

“那车就停靠在小区内他家的楼前，开锁前他还与我讨价还价，那还会有假吗？”陶二宝笑了。

“那你还记得那个人的容貌吗？”何钊问。

“当然记得。那人一米七左右，圆脸，穿一套浅色的西装……怎么，那人还真有问题吗？”陶二宝问。

何钊点点头，说：“以后碰到这一类的事情，最好先查看一下对方的身份证件。可别再帮助小偷打开别人的家门了！”

“天哪！还真有雇工开锁盗车的。那家伙的胆子也忒大了！”陶二宝说。

何钊不再多说，转身向赵忆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带这位先生去一下技术科，请他们按照他的描述画一张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。”

“好的。”赵忆兰说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模拟像画出来了。何钊接过赵忆兰带回来的模拟画像看了看，说：“咦，这画像怎么有点像死者杨大江？”

赵忆兰拿回画像仔细看了看，又找出一张死者的照片比对了一下，说：“不错！就是杨大江！”

“可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杨大江驾着偷来的宝马车，肇事撞死自己后又驾车逃逸？这不成了天方夜谭！”何钊说。



何钊是江州市有名的神探，曾经侦破过许多大案要案，将隐藏的罪犯挖掘出来，一一缉拿归案。尤其是这几年，他还应邻近几个县市公安局的邀请，去协助侦破了几个积压了多年一直未能侦破的悬案，从而声名大震，有了“猎神”的称号。然而，像这样的奇案，他还是生平第一次遇到。

“有两种可能：第一种可能是杨大江偷盗了宝马车后，又转手让给了别人，是后者开车撞死了他；第二种可能是偷车者和驾车肇事者都不是杨大江，而是另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极其相似的人。”赵忆兰分析说。

“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偷车者和驾车肇事者确实都是杨大江，而被撞死的并不是杨大江，而是另一个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人。”何钊补充说。

“那不可能吧？案发时杨大江是和他的妻子吴晓兰在一起，他的妻子总不会分辨不清楚自己的丈夫吧？”赵忆兰说。

“当然，这要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他们能从杨大江的死上获取巨大利益。比如说……”

何钊说到这里戛然而止，伸手拿起桌上的电话筒，拨通了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电话。

“喂！是保险公司黄萍吗？”

“我是。”话筒里传来对方的回答。

“请你查一查，有一对名叫杨大江和吴晓兰的夫妇，是否在贵公司投了一笔巨额保险？”

“好的。请你等一下，我这就去查。”

没有多久，黄萍就打电话来说：“不错，半个月前，杨大江在我公司投了一份意外事故人身保险，保险的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吴晓兰。”

“赔偿的金额是多少？”何钊问。

“五百万。她已于昨天下午领走了。”

“什么？五百万？已经领走了？你们的工作效率可真够高的。”

“她持有你们公安局签发的死亡证明，一切都符合手续……”对



方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解释说。

原来，昨天上午吴晓兰曾来公安局，要求给开个杨大江非正常死亡的证明，并将他的尸体领回去火化。按规定，一般的刑事杀人案，在案子侦破以前，尸体需要保存一定的时间，以备案情发生变化时，可以进行尸体复验。因此，何钊没有同意她的后一项要求，只让技术科给她开具了一张死亡证明书。

何钊放下话筒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既然已经具备了这个前提，就不能排除死者不是杨大江，而是另一个长得与他十分相像的人的可能。”

“可是，怎么才能验证这一点呢？”赵忆兰说。

“杨大江不是还有一个母亲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还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母，因为不适应城市的生活，独自一人住在丰城乡下的老家。”

“这样吧，明天我们去一趟丰城，把老太太请来看一看尸体，做母亲的总不会认错自己的儿子吧？”

“那样做是否太残忍了？吴晓兰就是害怕老太太经受不住这个打击，才瞒着没把杨大江的死讯告诉她的。”赵忆兰犹豫地说。

“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当然，这对老太太来说虽然有点残忍，但事情她迟早会知道的。”何钊坚定不移地说。

四

第二天，何钊与赵忆兰就驾车去了一趟丰城，专程去拜访了杨大江的母亲。

杨大妈是一位年近六十、精明能干的老人。虽然年事已高，但却耳聪目明、红光满面，身体十分硬朗。

闲聊了几句之后，何钊问：“大妈，您为什么不去城里和儿子媳妇一起住呢？一个人住这儿，不感到孤单寂寞吗？”

老人笑了，说：“你们城里人一天到晚关门闭户的，左右邻舍从不交往。我在那里，是整天整天地一个人待在家里，那才叫孤单寂寞





呢。再说，这地里种的菜，家里养的鸡，都需要我照料……”

“那么，他们俩经常来看望您吗？”何钊又问。

“也不常来。他们俩都要上班，工作忙！我要他们没事就别回来，隔三岔五打个电话就行了。”老人宽和地笑着说。

何钊点点头，开始把谈话引入正题，说：“大妈，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您帮个忙。”

“啥事？你说！”老人爽快地说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出车祸死了一个人，想请您去辨认一下……”

“什么？大江他出事了？”老人一怔，紧张地追问。

“大妈您别急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只是那个人很像杨大江……”赵忆兰连忙安慰她说。

谁知老人反而镇定下来，说：“那么吴晓兰呢？她怎么说？她这个做妻子的总该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丈夫吧？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”何钊困难地解释说，“按规定，必须要有两个以上亲友的确认……”

老人不高兴了，说：“你别蒙我了！说吧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，需要大老远地跑来找我，再去认一次？”

“大妈，您别生气！”何钊无奈，只得如实相告，坦诚地说，“您是明白人，我们就不瞒您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您的儿子在半个月前买了一份巨额保险，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只要我儿子一死，吴晓兰就能得到一笔巨额赔偿？”

“是的。所以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。我这就随你们去！”老人打断他的话说。

返回江城时已近中午，他们想请老人先休息一下，待吃了午饭后再去认尸。但老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，坚决要求立即前去认尸。

何钊带老人进入停尸间，拉出存尸柜，揭开盖着尸体的殓布，缓缓地说：“您仔细看看，他是您的儿子杨大江吗？”

老人一见死者的面貌，顿时一怔，脸色迅速由红变白。她伸手擦一擦眼睛，又凑近去仔细看了看，然后伸出手去，颤颤抖抖地拉开尸



体的衣领，在尸体的左肩上寻找到一颗朱砂痣，接着便呆呆地看着那一颗痣，久久不语。

“大妈，您看清楚了吗？他是不是您的儿子？”何钊问。

老人这才迸发出一声惊呼：“天哪！是他，真的是他……”接着便老泪纵横地哭了起来。

毋庸置疑，死者确实就是她的儿子，吴晓兰的丈夫杨大江。第三种可能性完全被排除。

送走老人以后，赵忆兰问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把疑犯的画像分发到各个派出所去，请他们协助查找此人。在全市户籍档案里，一定能查找到此人。”何钊回答说。

五

此人很快就查找到了。他叫卢江，今年28岁，住在河西坊16号，是一名公司职员。

然而，当何钊与赵忆兰按照地址找到他家时，却扑了个空。据卢江的母亲说，卢江已于五天前失踪了。

“什么？卢江失踪了？”何钊一怔，连忙问。

“是的，那天是星期天，他一早就出去与女朋友约会，这一去呀就没有回来。这几天，我托亲友找遍了他有可能去的地方，都没有他的消息。”卢大妈忧虑地说。

“那么，他的女朋友呢？她又怎么说？”何钊问。

“说来见笑，由于我们家境差，不富裕，卢江谈了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。这个女朋友是最近才认识的，我还没有见过这姑娘，卢江也没有把她的名字告诉我。说是两人刚刚认识，以后还不知怎么的，待过一段时间再带她回家来见我。”卢大妈说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那么，卢江有没有说去哪里约会？”何钊又问。

“没有。像这种事情，他不说，我也不好追问。唉！当时我怎么就没多问一句？”卢大妈说罢叹了一口气，看来她很为自己当时没有多问一句而深感后悔。



他们立即围绕着卢江展开调查工作，希望能查找到有关他的线索。他们首先去了卢江的工作单位，对卢江的情况做了一番调查。在那里人们告诉他们说：卢江为人正派，行为端正，工作兢兢业业，绝不可能做出偷盗汽车，肇事伤人后又驾车逃逸的事情。

接着，他们又逐一寻访了卢江的亲友。亲友们对卢江的失踪都很关心，但却无一人能提供寻找卢江的线索。

最后，他们总算在一个名叫刘新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有用的线索。刘新告诉他们说：他与卢江是铁哥们，平时无话不谈。卢江最近正在谈恋爱，有一次，曾经对他谈起过与对方认识的过程。

那是在半个月前，有一天中午，卢江正在他们单位附近的那个江畔公园里看书。因为离家远，卢江中午都不回家，单位里人声嘈杂，又不适宜看书，而这时江畔公园里的游人却寥寥无几，加上有绿树遮阴，花卉飘香，倒是一个休憩与看书的绝好处所。卢江在一处树荫下的长椅上，看书正看得入神，忽然觉得眼前一暗，有什么东西遮住了他的光线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姑娘站立在他面前。那姑娘中等身材，胖瘦适中，穿一身紧身的蓝色春装，把身体各部位的优美线条都凸现了出来，尤其是她那一张眉清目秀、艳如桃花的脸，更显得青春靓丽、楚楚动人。卢江一时不觉看得呆了。

那姑娘见他一直痴痴地看着自己，不觉莞尔一笑，说：“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卢江这才从呆怔中清醒过来，连忙往旁边挪挪身子，让出半边椅子。

姑娘在长椅上坐下，看了一眼他手中的书，又说：“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《牛虻》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回答。

“现在看这一类书的人已经很少了。”她说。

“至少眼下就有两人例外。”他幽默地回答了一句。

姑娘又是一笑，说：“我是看电视剧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面提到了这部书，才找来看看，谁知一看就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。”



“我也是。”卢江说。他忽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和喜悦，立刻敞开心扉，与她交谈起来……

听完刘新的介绍，何钊问：“那么，你知道那位姑娘的姓名吗？”

“知道。她叫罗红珠，是金城贸易公司的一名业务员。卢江曾委托我去他们公司暗访了一下，从侧面了解她的情况。据那里的人说，因为家里穷，她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去读大学，进公司几年，工作很勤奋，人缘也好。暗访的那天，我曾远远地看过她一眼，人模样长得挺不错的。”刘新回答说。

“那么，她一定知道一些卢江的下落了？”赵忆兰说。

“哎！这事就别提了。”刘新忽然一下改变了态度，生气地说，“卢江失踪以后，我曾经去找过她一次。谁知那女人却绝口否认她与卢江的关系，竟说她根本不认识卢江这个人。”

“什么？竟还有这样的事？”赵忆兰说。

“是呀，这事使我很生气。后来想想，他们之间很可能产生了一些矛盾，或是发生了其他一些非同一般的事。”刘新回答说。

“不错，这里面很可能有什么文章，看来我们得去会会这位姑娘。”何钊点头说。

因为是双休日，罗红珠没有去上班。他们在金城公司打听到她的住址，便开车改道前去她家。

罗红珠的家在贫民区，只有母女二人，房间不大，摆设也很简单，看来经济并不宽裕。

这是一位20多岁、端庄娴淑的姑娘。她听何钊说明来意之后，惊讶地抬起头来，十分委屈地说：“这可真是奇了怪了！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这事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什么卢江。”

“你先别激动！也许他没有告诉你真实姓名。”何钊笑着拿出一张卢江的照片，放在她面前说，“你看看这张照片，就是这个人，是不是认识？”

姑娘拿起照片看了一下，摇头坚决地说：“不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”





“那么，你能告诉我们，上个星期天你都到过哪些地方吗？”赵忆兰问。

“上个星期天我一直待在家里看书，哪儿也没有去。”姑娘回答。

“真的哪儿也没有去？比如说曾和某个朋友去哪儿玩耍？”赵忆兰又问。

罗红珠忽然笑了，说：“你就别拿话来套我了。我正在准备参加成人高考，复习功课都来不及，哪还有时间和别人一起出去玩？”

六

告别姑娘以后，何钊心里不觉疑云重重：是刘新张冠李戴弄错了人，这个姑娘根本就不认识卢江呢？还是这个姑娘在撒谎，隐瞒了她与卢江的关系？如果是前者，那么真与卢江谈恋爱的又是何人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她又为什么要隐瞒这一事实？

正在这时，他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是刘新打来的电话。

“喂！找到那位姑娘了吗？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找到了，结果和你说的一样。也许，她真的不认识卢江，是不是你弄错了，卢江的女朋友另有其人？”何钊问。

“这不可能……喂！我刚想起一件事，卢江失踪的前几天，曾经向我透露，他们准备去逛西山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，上个星期天他与女朋友一起去了西山风景区？”何钊问。

“对！就是西山风景区。”

西山？何钊不觉又想起了，在那同一天里，杨大江夫妻也是去了西山，并且是在那里吃过晚饭以后遭遇车祸的。而卢江与杨大江又长得如此相像，简直就像是孪生兄弟，难分彼此。难道说……于是，数天前的那一想法，不觉又在何钊的心里升起：被汽车撞死的那个人，会不会不是杨大江，而是长得与他十分相像的卢江呢？但他迅即又排除了这一想法。是的，死者是与他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遇害的，尸体又经过他母亲的确认，应该不会有这种可能了吧？



接着他们去西山进行了两天的调查，寻访卢江的踪影。

西山是江州著名的风景区，方圆十几里，山清水秀，风景优美，有着大小几十个景点。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，跑遍了每一个景点，终于在一家情侣餐厅里找到一名见到过卢江的女侍。那位女侍名叫曹晓云，20多岁，记性极好。她一见卢江的照片就说：“这人上个星期来过，是和一个女的一起来吃的晚饭。”

“你再仔细看看，别弄错了！”何钊说。

“没错，我们店里主要是做午餐的生意，吃晚饭的顾客较少。那天傍晚总共只有三四桌客人，加上他们又点了很多菜，两个人足足吃了一个多小时，所以印象深刻，还能记得。”姑娘说。

“那你还记得他的女伴长什么样子吗？”何钊又问。

“中等个儿，瘦瘦的，长得很漂亮。那天她穿了一件蓝色碎花连衣裙……”

何钊一怔，她描述的不就是吴晓兰吗？他清楚地记得，出事的那天，她穿的正是一件蓝色碎花连衣裙。他连忙拿出一张吴晓兰的照片，交给曹晓云，说：“你看是她吗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她。”曹晓云只看一眼，就肯定地回答。

何钊又拿出一张杨大江的照片，把它与卢江的照片放在一起，说：“你再仔细看看这两张照片，那天来的是其中的哪一个？”

曹晓云向两张照片看了一眼，惊讶地说：“这不就是同一个人吗？”

“你再仔细看一看！这两人长得虽然很像，但却不是同一个人。”赵忆兰说。

曹晓云又拿起两张照片仔细分辨了一下，摇头说：“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么，我实在分辨不清楚那天来的是其中的哪一个。”

何钊点点头，不再询问了。

从酒店出来登上警车以后，何钊一直沉默不语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这个案子着实透着古怪，兜了一个圈子，重又返回到了起点，事情前后又是如此的矛盾，实在叫他难以决断。一直过了许久，他才从